

又见皖南

2008

中国国家画院
范扬工作室写生集

主编 谢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又见皖南：2008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写生集 / 谢琳编. —北京：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，2008.7

ISBN 978-7-80526-737-1

I . 又… II . 谢… III . 写生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 . J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1304 号

责任编辑：陈高潮

责任印刷：宋朝晖

装帧设计：于伟涛

又见皖南

2008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写生集

出 版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发 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 16 号
邮 编 100013
电 话 (010) 64283643 (总编部)
 (010) 84257032 (发行部)
传 真 (010) 64283630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制 作 国画研究编辑部
印 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16
印 张 8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2000
书 号 ISBN 978-7-80526-737-1/J.647
定 价 38.00 元

2008

又见皖南

中国国家画院
范扬工作室写生集



主 编：谢 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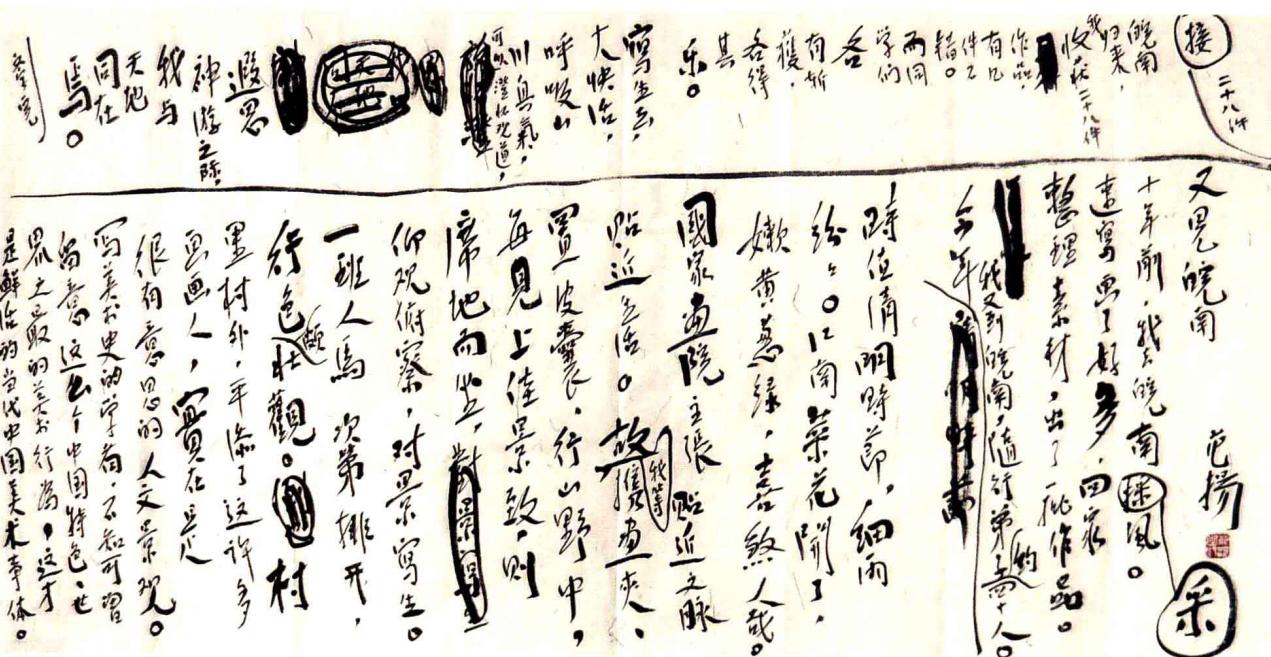
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

范扬工作室全体学员皖南写生留影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—— 又见皖南 | 4 |
| 范 扬 | 55 |
| 刘声根 | 57 |
| 靳文艺 | 59 |
| 陈天然 | 61 |
| 黄新华 | 63 |
| 薛从伦 | 65 |
| 邵 炜 | 67 |
| 王金明 | 69 |
| 于新建 | 71 |
| 石 鼎 | 73 |
| 孙玉峰 | 74 |
| 聂柏青 | 75 |
| 孙克明 | 77 |
| 高 涛 | 79 |
| 刘 伟 | 81 |
| 钟彩君 | 83 |
| 潘维荣 | 85 |
| 周 永 | 87 |
| 郭文光 | 89 |
| 曹 梅 | 91 |
| 罗 彬 | 93 |
| 王豫旻 | 95 |
| 师界弘 | 97 |
| 杨旭光 | 99 |
| 匡乃智 | 101 |
| 魏 源 | 103 |
| 刘立勇 | 105 |
| 陈丽华 | 107 |
| 季乐胜 | 109 |
| 张军博 | 111 |
| 曹新刚 | 113 |
| 马 乾 | 115 |
| 吴 伟 | 117 |
| 万 曜 | 119 |
| 石 清 | 121 |
| 石景瑞 | 123 |
| 杨 军 | 125 |
| 程云仲 | 127 |



又见皖南

十年前，我去皖南采风，速写画了好多，回家整理素材，出了一批作品。

今年，我又到皖南，随行弟子约四十人。

时值清明，细雨纷纷，恰是江南油菜花开了，满目嫩黄葱绿，喜煞人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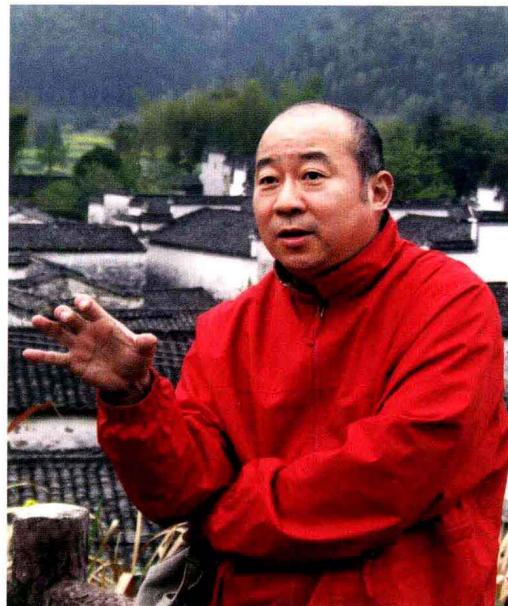
国家画院主张贴近文脉，贴近生活。故我等携画夹，置皮囊，行山野中，每见上佳景致，则席地而坐，仰观俯察，对景写生。一班人马次第排开，行色颇壮观。村里村外，平添了这许多画画人，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人文景观。写美术史的人，不知可曾留意这么个中国特色，世界之最的美术行为，这才是鲜活的当今中国美术事体。

皖南归来，我收获二十八件作品，有几件不错。而同学们各有斩获，各得其乐。

写生去，大快活，呼吸山川真气，可以澄怀观道，遐思神游，故天地与我同在焉。

戊子初夏范扬

又見曉南房



艺术简历

范扬，1955年1月生于香港，祖籍江苏省南通市。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。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研究室主任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[编者按]

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研究室主任范扬教授是当今卓尔不群的画家。他对山水写生情有独钟，他的写生观念发人深省；他对传统的领悟使人折服；对中国画走向当代、走向世界所作的贡献令人击节。现采撷其在中国山水南北写生（黄山）专家研讨会上的讲话，编辑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
中国山水画写生的新视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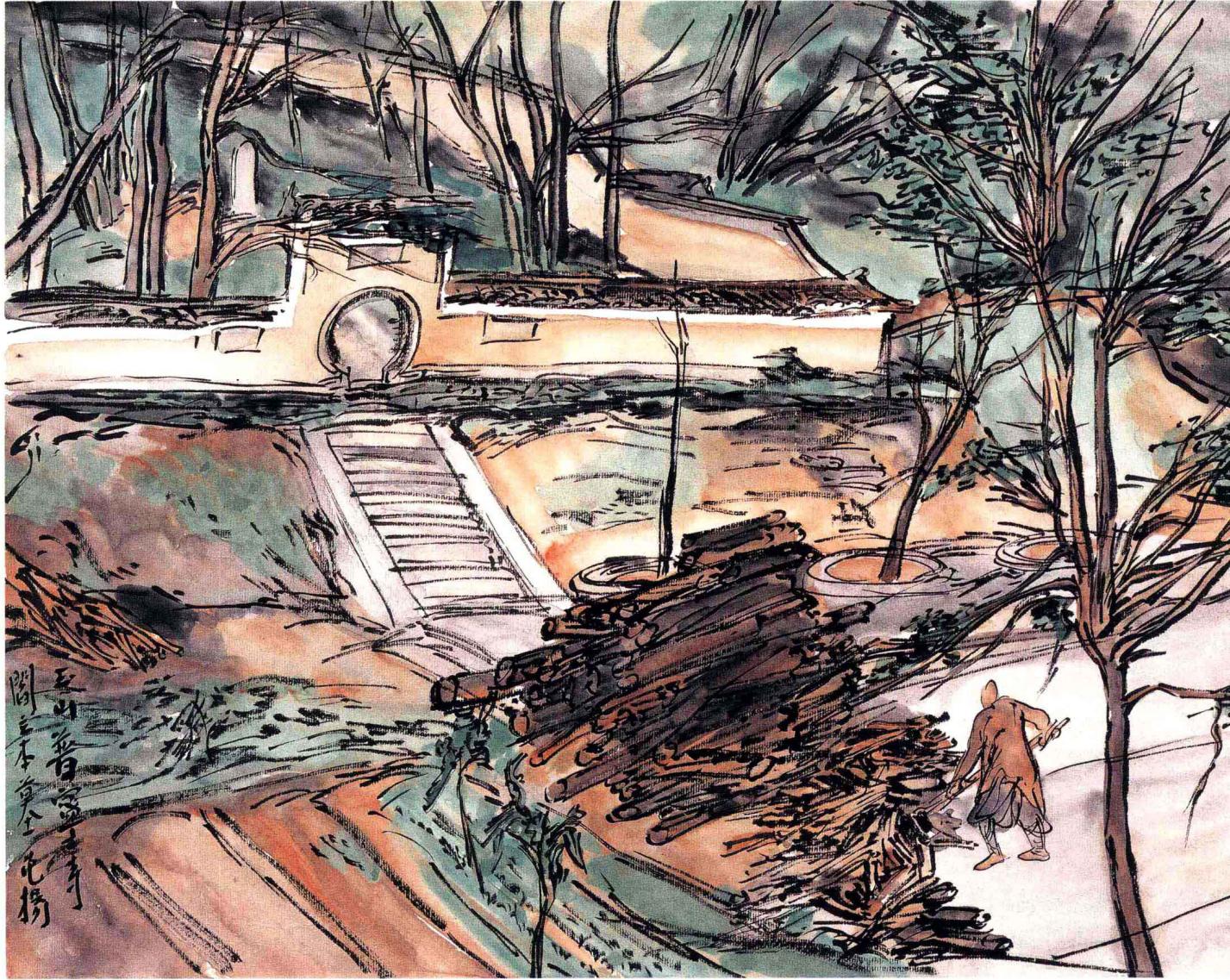
（根据范扬讲话录音整理）

参加中国南北山水（黄山）写生学术研讨会，非常高兴。我觉得文华说得非常好，这次会议等于是个雅集式的，更接近于中国文人、诗人、画家平时在一起的状态。我就抛砖引玉，先扔块砖头来。会前，大川说你来三四个题目吧，我随口说了几句，就是现在印出来的这个。我也在看，讲哪些内容，我刚刚看到：一是新时期中国山水画的出路；二是中国山水画南北写生方法的异同；三是写生的新视角；四是写生与创作的关系。

我就从印象比较深刻的讲起，讲讲南北写生方法的异同吧，这是我体会最深的。正好这个讨论会又是南北写生，我恰恰是从南方来到北方的，我原来在南京，后来到了北京。我曾经刻了一方闲章，叫做“南北相通，两京行走”，因为我是南通人，北京又有一个北通州，叫南北相通；两京行走呢？因为我在南京，刚调到北京，这段时间在两京之间行走次数很多。我记得这个闲章，当时是请一个叫陈一耕的学生给刻的，蛮漂亮的，我也用的。我觉得这个词还不错，除了地域上的，也有一种人文上的，还有一种我比较特别的体会，我是南通人又到了北通州，我在南京工作又到了北京工作，这样我就走来走去，在艺术上、学术上、对艺术的感觉上都有非常大的改变。

举个例子，在南京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江左风气，它是比较潇洒、自由，比较散漫的一路。刚才吃早饭的时候，安林还在笑，说这个南京的画家都是大玩家，不像杭州，这是安林的理论。江浙两地的画家也还是有区别的，浙江的画家比较像文人这样，比较讲究笔墨、趣味，比较执著于这个文笔本身；南京的画家心态好像更为自由，就像过去刘伶什么都可以，不穿衣服都可以，王羲之可以袒腹晒太阳，行为比较自由、狂放，在大的格局上，对笔墨的认识度也比较自由。我们的前辈傅抱石先生也是喝了酒以后，放笔直取。这更接近南宗、禅宗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、创作方式、思想方法、笔墨样式，我觉得南北确实有不同。

我过去在南京，写生是用铅笔画的。大概十年前我到过皖南，画了一批皖南写生的作品，我觉得画得还不错，也就是有这样一批皖南写生的作品，美术界、国画界开始认识我。可能是



范扬 / 玉山普宁寺 纸本水墨 42cm × 53cm 2008年

受傅抱石的影响，这批作品都是画了速写回去画的。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对于对象整体氛围，经过了系统的思考，回去在画桌上画跟现场画是不同的，在画桌上可以从技术和技巧上更方便推敲，它的自由度大。我觉得南方画家写生大都受傅抱石的这个影响。山水写生，古籍也有记载。说是皮囊中有毛笔、有纸墨，见到山中的怪石、怪树都勾几下。像黄公望的画，怎么画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他是可能体会了再画一段，再体会了再画一段，看那个稿子，不像是现场写生出来的长卷，只能遥想古人当年羽扇纶巾，富生

江畔；只能想象他到底是什么一种状态，就要慢慢画，画得这么精妙。这可能不是现场画的，现场画它有生动性，有极其精妙的地方，但是它不可能整卷这么精妙、精到的，这个是每一个动手画画的人都知道的。

你看过傅抱石出的那个速写稿子，那时候有记载说，傅抱石就是鬼画符，不是骂他，他自己也这样说。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他就用铅笔在香烟盒子上面圈啊圈，回来之后画得非常好。当然，他受到富冈铁斋、竹内栖凤的影响。像日本的富冈铁斋这样的大画家，对中国



查济古民居写生现场



范扬在查济古民居写生



范扬在查济古民居写生

传统的艺术相当的了解，日本人又有一种狂妄自信，我觉得，真的就像一个日本武士。说得准确点，你看日本人画的龙跟我们画的龙都不同，张牙舞爪的，日本武士跟中国武师也不同，有一种狂傲之气。傅抱石把它捉过来以后，加入中庸的东西，变得温和一些，所以它又有这种气息的冲击。曾经有个真实的故事，是他们去华山写生，傅抱石胖，跑不动，爬不上山，他就在山下那么画画，最后画的都没有傅抱石好，可能一是他本身的功夫好，二是他对整体的把握，第三确实他是一个以情感和情绪作画的画家。这也是南派画家的一个写生方法、观察方法、创作手法。

2005年我调到北京。一到北京，就在中国国家画院。正好，龙瑞先生有一个工作室，龙院长说，你就做我的副导师吧。他工作忙得不得了。说，你先带同学去写生，我记得就到平谷。一去写生，看到所有的同学都是拿着画板，在现场用水墨写生。我过去没有这样做过，或者说很少拿着水墨当场写生。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可染先生倡导的。可染先生也好，傅先生也好，为什么你提来提去绕不过这几个人，他们都是开山的先驱，影响了一代，一批一批人。我一到北京，立刻也就影响到我，我就拿水墨画现场写生。我还好，比较全面一些，铅笔也能画、毛笔也能画、色彩也能画，说句老实话让我画个图案我也能画。我是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，我自称是比较优秀的学生，所谓万金油，我是比较好的这种，什么白猫牌、龙虎牌之类的万金油。万金油也有名牌的，万金油很有用的，所以我就跟着画。从中也就体会到，可染先生和中央美术学院这个系统，对于写生北派的一种观念，一种手法，一种做法。可染先生身体力行的这么一种方法，我立刻就感受到了，画了以后也很有体会，而且也立刻喜欢上了这种方法，从此以后我基本上就用毛笔写生了。所谓入乡随俗，不是入乡，我是进城，进城随俗，入城随俗。我觉得这样画也有很多好处。因为它有一个现场性，这个现场性的写生真的是有其他东西，是无可替代的，或许在绘画的时候，这里那里有一些不周到的地方，但总的来说，它在吸取的对象有很多新鲜的生动的，用佛教的语言说是，所谓活泼泼的东西，立刻就进入了你的画面。我曾经带过师范院校的学生去写生，到中学、小学，看到小孩画老师。有的根本不会画，他们对着老师画，对着同学画，有的五官都不准，眼睛鼻子都错位，但是他就像这个老师，相当有趣。我的体会是由于现场写生，总会抓住了对象的一点点神采，所以这种现场的写生，出来的作品它是有内容的，它的信息量是比较大的。

现场写生总是有点东西会被捉住的，你想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小孩，都抓住了对象的神采，那么我们经过训练以后，就不要失去这种真实、新鲜、生动的东西。这是在

回家画所不可替代的。就像谈恋爱，面对美女，和把照片带回去慢慢端详，那是不一样的，看照片可以看得很全面，很仔细；面对面的时候，会被对方的气息所感染，对方的言行、举止，甚至散发的气息都可以感染你，这是不可替代的。我跟同学经常讲，在写生的时候，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时候，因为全身心的贯注，那么自然和人融为一体，精神的贯注融入了艺术，心灵的体会融入了万物，那么这时候，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人合一。天人合一听起来很虚，但是我觉得，在我们作山水画写生的时候是天地人三者合一。它有天时，也有地利，还有人的和谐的融入。

这就是我的体会。举个例子，前两天我在这写生，有一天下雨，纸就特别湿，我画出来的山野、田园，就很湿润，后来又一天大太阳，我画一个差不多的景色，画的就硬了一些，没有这么温润。讲到这里，我还讲到材料。我在南方画画的时候，纸是绵绵的，画起来非常舒服，而且画的时候，这边画了那边没有干，这边再画，再画，这样反复画，所以黄宾虹就这么倒来倒去，倒来倒去的，弄完了水汽蒸腾的，陆俨少也是这样。我当时就想，北方的画家为什么那么画？想不通。后来到了北方，你下面还没画完，上面就干透了。只能改变方法呀？必须一层再画一层再画，画潮了，再用水墨柔和去。南方画家为什么一挥而就，他上面还没干呢，接下去画它就融合了。在北方这个纸哗啦哗啦响，这个宣纸在南方都是软软的。这两天住这里，你都会有体会，所有纸好像都是潮的。画家是非常敏感的，一个优秀的画家，尤其是水墨画家，神经末梢都是经过训练的，像小提琴家的手，他对于纸张，对于材料，一有改变立刻就会反应在笔下。所谓体会体会，身体有感觉，心灵才有领会。我觉得我到北京这三年，我的画法也有改变，好像画得没有在南京潇洒，但画得厚实一些。所以就不难理解范宽为什么山画得四面峻厚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南派的画家画得那么湿润，为什么岭南画家画的颜色好看。南北环境差异很大，到了江南就一片葱绿，到了这个广州就万紫千红。这个是非常明显的，飞机坐坐，北方过去，一开始北京出来，下面太行山，是荒凉黄土，一到南京上空，就是所谓田园锦绣，一块一块绿的，这个深绿、淡绿、菜花黄的，大不一样。地域之不同，在艺术家笔下的反应也不同，画法也就不同了。

这就是写生方法的异同，我现在也蛮喜欢这样画。过去用铅笔画回家整理出来的作品也不过二三十张，现在出去写生20天，我一天画两、三张，那还是有个30多张的。画成的作品，回去也真的能够细细总结，所谓坐卧游之嘛。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画了晚上要把写生作品拿出来再看，早上再看、再看，自己给自己也提提问题，到底应该



范扬在查济古民居写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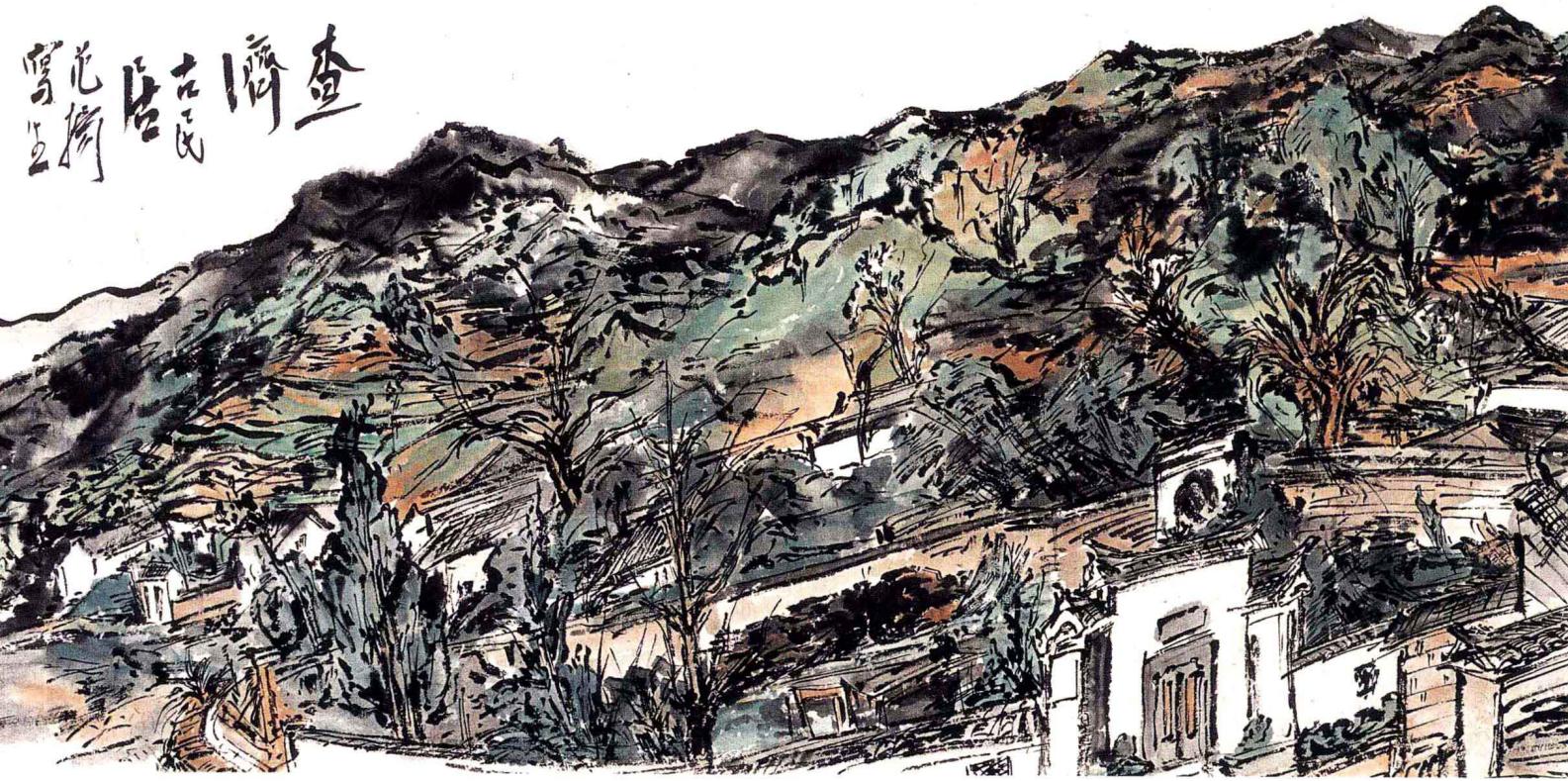
范扬在查济古民居写生



范扬在查济古民居写生



范扬在查济古民居写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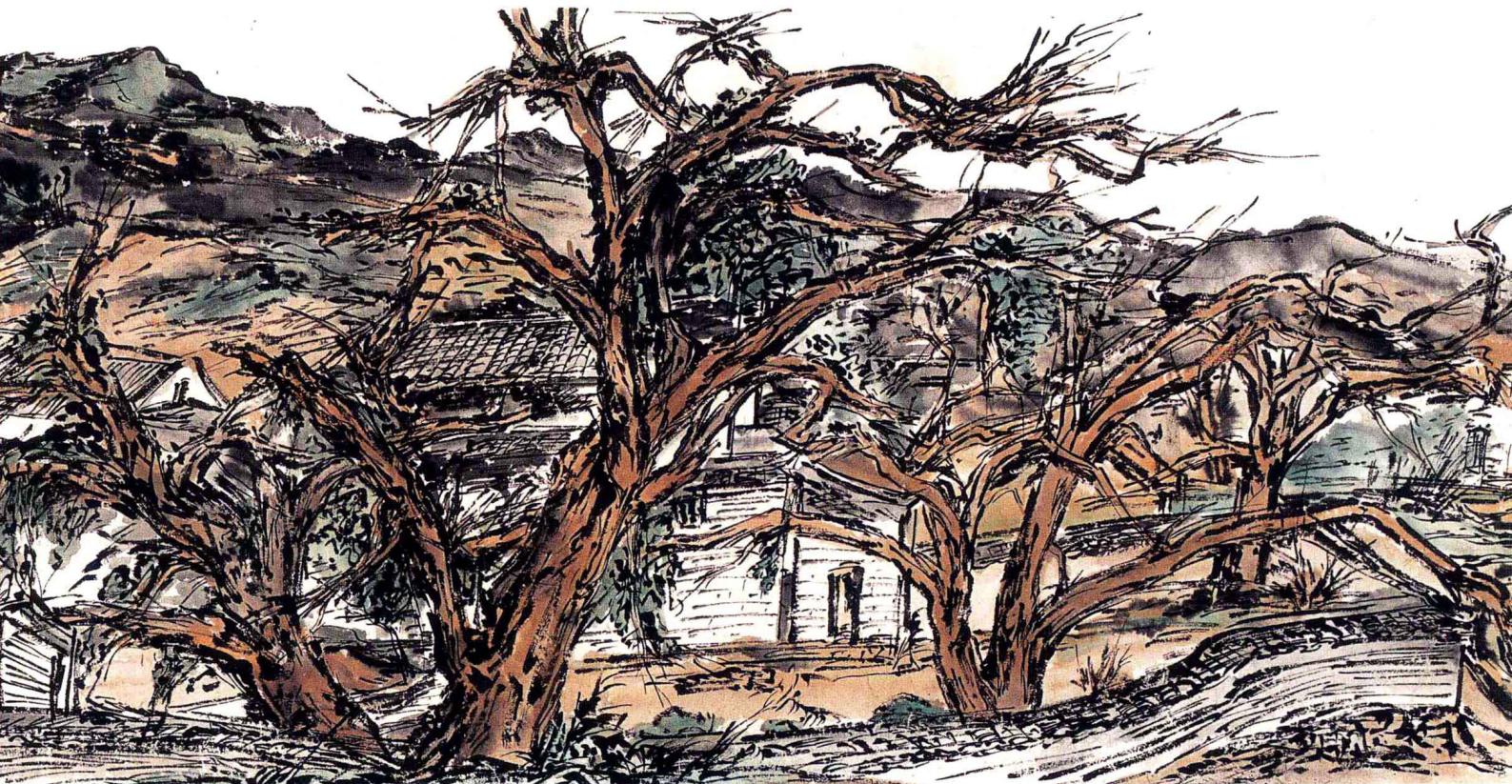
范扬 / 查济古民居 纸本水墨 50cm × 200cm 2008年

怎么画，能不能画的更好些，当时的氛围，我能不能把握和体验，这个就是北派的写生，有它的好处。它也暗合了禅宗的理念，有一种直接性。现场的条件不允许你多做推敲，要有力地表现对象，拿出准确、直接的方法来表达你的体会。我为什么喜欢出来写生呢？就是多一点天人合一的时段，我们不能说有这么高的境界，最起码我在这个小小的时段里，我是天人合一的，我是细心体会自然的，自然给了我的信息，我能反映出来，传达给别人，那么我就是优秀的画家，就是好的写生方法，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二条。

然后讲新时期中国山水画的出路。真的，写生十分重要。我记得，好像可染先生跟傅抱石先生去过德国写生，对吧？到底是南北两个大师，画得都非常的好，很有意思。我觉得中国山水画，四王的东西也非常好，其实我很喜欢王时敏、王原祁。徐悲鸿曾说四王的画，味同嚼蜡，说画得云气像剪纸，说得差不多就是王原祁的方法。王原祁画的

白云，竟然空出来白白的，不像后人，染来染去的，你到了更高层面去理解，就觉得这正是王原祁高明的地方，非常的干净、利落，给人以想象的空间，白得漂亮、白得干净，超越了一般视觉审美的感受，达到了比较高的艺术境界。当时徐悲鸿批评他们实际上是跟着康有为的，康有为说这个不好，他就说不好。他说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然后徐悲鸿就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。这也是对的，因为康有为是历史人物，眼光、胸襟是不得了的，跟着他没有错，所以当时徐悲鸿是磕头拜师的，拜的康有为。徐悲鸿的书法特别好，因为康有为不会画，他不能指导徐悲鸿，他只能思想上指导。康有为是书法大家，我觉得徐悲鸿先生的书法就是上乘之上乘，比现在所有的书法家写得都好，这是我个人的体会。

下面接着讲写生的出路。山水画到了四王以后，就已经受到西方绘画影响。恽南田，虽然画花鸟，实际是画的山水，比四王只好不差，画得非常得温润，书法又好。到



了他们做完以后，真的是要另寻出路了。可染先生和傅先生就找到了出路。我觉得可能傅先生从东洋的绘画里，水彩画里面找到一些方法，再通过自然的写生找到一条路；可能可染先生做过版画，他就从版画，或者炭笔的写生，就是素描这里面，再结合中国画的重叠久染的这种手法和对写生比较细微的、深入的观察、体会找到一路。可染先生已经这样画了，我们应该拿出别的办法呀，因为山川依旧，人事更迭。可染先生就像孙中山说的一样，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，你不能说他把事情做完了，后人怎么办，叫同志仍需努力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写生之路，是前辈开创的一条光明、正确的道路，它可以刺激新时期中国山水画的发展，我们要继续的前行，这就是出路所在，除了这个找不到更好的出路。你可以从故纸堆里再翻来翻去，变变变，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就是齐白石画山水，他也是一种形式的摆布，或者潘天寿先生，主要是他的个性，它的线条在起作用。然后我们怎么走呢？从自然中汲取，我觉得是

最佳的道路，前人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，中国画的笔墨是有限的，而自然是无限的，我们把这个有限和无限这两个关系处理好，那么你的有限笔墨就可以渐渐一生二，二生三，无限的生发，当你融入无限之中的时候。那么大自然的变化是无限的。中国画的笔墨不可能不发展，在我们这，笔墨不等于零，我们需要继续从零的开始做起，新时期零的开始做起，也可以算新的笔墨等于零，前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要继续从新开始做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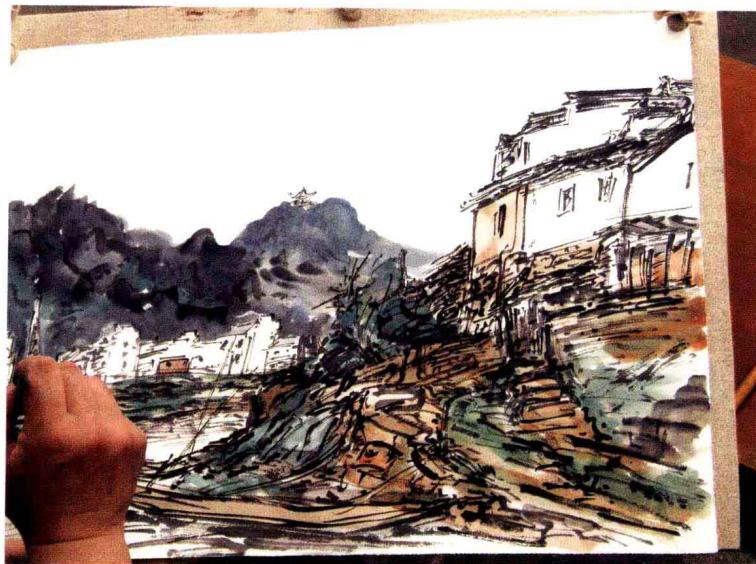
第三条是写生的新视角。我就随便说吧，我刚才翻翻姚兄的这个集子，正好翻了一段，就看卢沉老师给你写的这个，写得真好。说写生的时候，不要为物所役，为对象所奴役。我与同学们也说过，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就是要做“江山”的主人。我觉得包括钱松岩先生，包括江苏画派的，老先生们已经非常得了不起了，我们的前辈从这么一个程式化的东西，已经转换出了一种东西和模式出来了，已经是具有极大的突破性，破茧而出的意思已经出来了，但是



徽州鱼梁坝上写生现场



范扬在鱼梁坝上现场写生



范扬鱼梁坝上现场写生

他们由于时代的原因，在画画的时候，多少是有一点为形所役，就是尽量地用有限的笔墨去表现无限的自然的时候，经常是怎么用传统笔墨靠上去，又要画的像，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对照物。我们怎么画，我们能不能在新的时期里不要太过为物所役。像齐白石讲的似与不似之间。我的写生就像的多一点，我们在似与不似，都在似与不似之间。不为物所役，这个指向，就是我们跟前辈画家将来拉开、区别的地方。

我觉得每个时代，都有代言人。那么，我们这个时代山水画的代言人，多多少少将在小可、鸣京、安林，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。历史是总要发展的，不能超越前人，但必须创造历史。不能超越前人，这完全有可能的，现在也没有超越唐代的辉煌。但是不能没有新的历史，历史还要延续，还要发展的。西方、欧洲的绘画，我认为他们就超不过文艺复兴时期，那时候画的画太好了。我很同情中国的油画家们，觉得他们几乎从传统到现代，简直拿不出什么东西，可以放得进去。当然，我懂一点西洋画，看中国画同样是。董其昌、范宽就难以超越，但是我们还要继续，艺术还是要发展，时代性将注入我们画面之中，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。当然，我们还要继续努力，要奋力前行，要追上前人，要叫后人追不上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、理想和我们的奋斗目标。这个是我的一点理想，我有时候也笑，我50多岁了还有理想。年轻人十几岁时，我长大了要做工程师，我长大了要做飞行员，我小时候理想是长大了要做飞行员。后来我就遇到一个飞行员，他还做了个比较大的领导，省里的正厅级干部，他就喜欢艺术。那时候他要买我的画，我没理他。一天早上，七点钟灯一开，他就打来了手机，说你灯亮了，我要到你家里来，我大吃一惊，从窗台一看，他买了一个小塑料板凳，坐在我家窗子下的小河边。我说你不要来烦我，我要创作。又一次，我早上灯一开，他说你的画室灯亮了。我说那你就来吧。我问他怎么爱好这个？他说，我原来是个空军师长。空军的师长，你还做过飞行员？我惊诧地问，他说所有的空军师长、团长没有



范扬/徽州鱼梁坝上写生 纸本水墨 42cm×53cm 2008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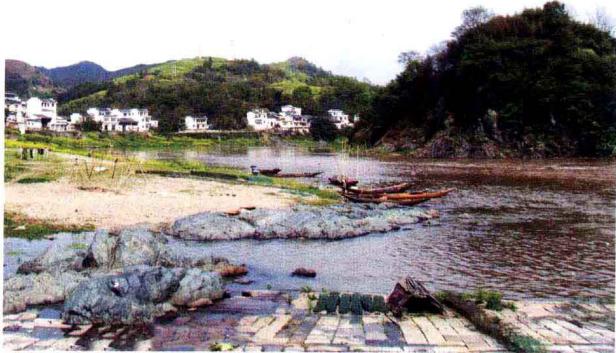
不是飞行员出身的。我说那我要向你致敬，我小时候理想就是做一个飞行员，结果他都已经做过了飞行员的师长，他现在还要崇拜艺术，所以角色的转换是挺有意思的。

我讲这一段就是说，50多岁了，我们还能有理想，这就是我们的可贵的地方。我可以不要理想，我已经不愁吃喝了，我有正式的工作单位，但是人总是要有一点所谓精神的吧，这是毛主席说的。其实，毛主席说的蛮好的，我经常分析，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。这个活泼它就是佛教的词语，你细想一想活泼，一活泼它就新鲜，生动了。到饭店吃鱼，先拿来我看看跳不跳，跳才叫活泼泼的。讲到这里我还要插一句，外国有些画家画死鱼、死鸡、死虾的，中国画家都不画的。这真是不仅南北，还有东、西方的异同呢。东西方写生方法的异同，东、西方写生对象的异同。

就视角的问题，我也经常讲，西方的是焦点透视，一个点看的。我们是散点透视，这散字很好，是无数的视点，古人讲的所谓仰观俯察，仰观，俯察，俯仰之间是多少个视点，不计其数，恒河沙数，不可数的。形容之大、之广、

之多，不可具体定点，它是一个流程，移步换景，不管走到哪儿，一仰一俯，看到的都不一样。所以，我觉得视角问题也是在写生的时候，怎么样表现你的领会，你的体会。

写生和创作的关系。我觉得，可染先生的那些写生就是创作，我们现在的这些写生本身也是创作。我有的时候是回去创作，因为现场不能画大画，我一般都是画板有多大就画多大。我听山东电视台张旭老师说黄格胜在泰山画，八尺整纸的写生，画了6张，方法真的是各有不同。八尺多的画现场写生，风一吹就坏了，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，后来他说他做了大版纸什么的，可能要有好多随行人员，没有随行员他是画不起来的。这个东西我要回去研究一下，将来我发言就会更为充实。这个可能他就把写生当场组合成创作，也有这样的，也有的画家写生就是写生，写生完了再创作。印象派的绘画，画完了它就是作品了，梵高差不多都是现场画，这个也是蛮好的。我也要学习这个画法，画完了我就画完了，下一次我就画新的了，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了，今天的我不是明天的我了，明天的我又开始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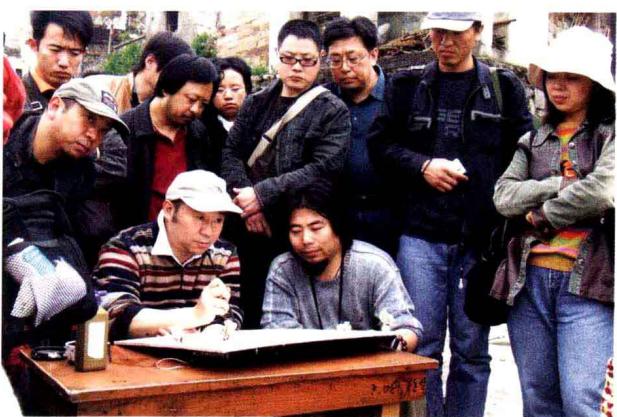
歙县鱼梁坝写生现场



范扬在歙县鱼梁坝写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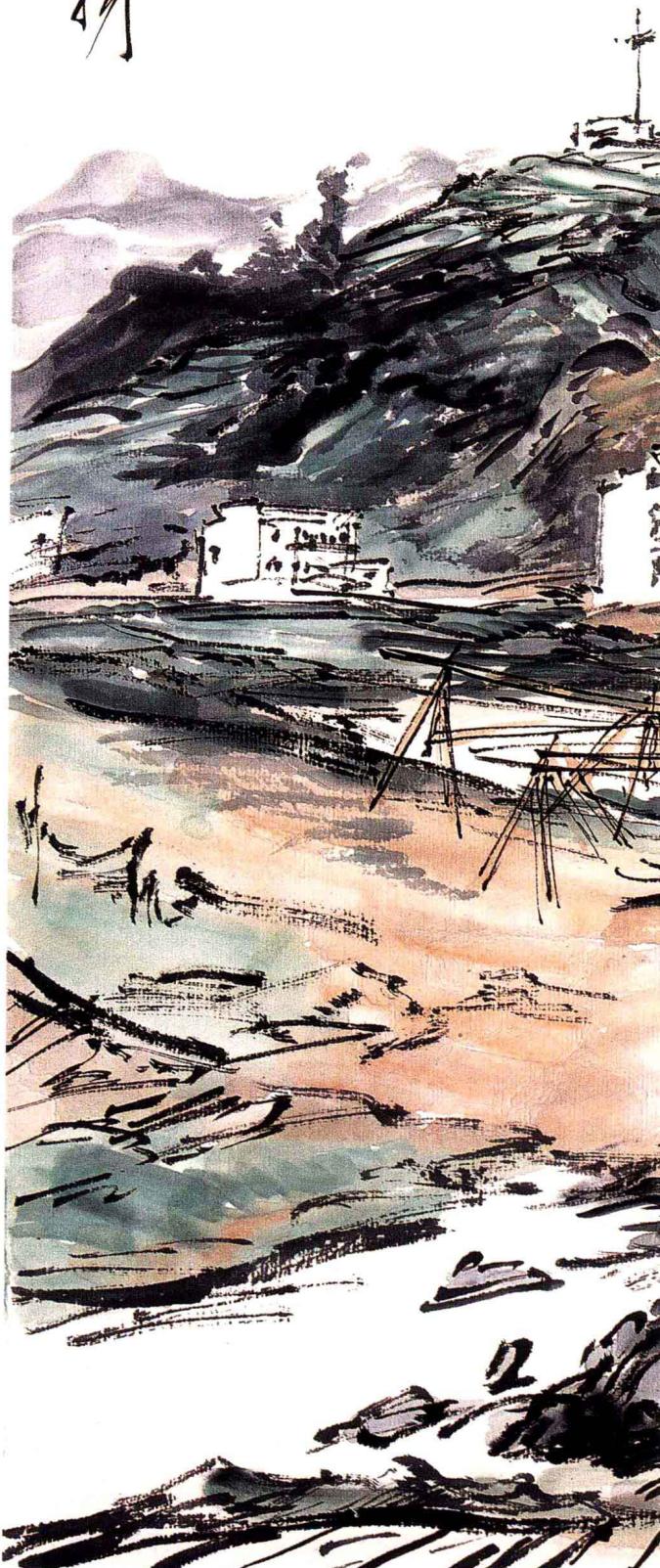


范扬在歙县鱼梁坝写生



范扬在歙县鱼梁坝写生

范扬
歙县鱼梁坝写生



范扬 / 歙县鱼梁坝 纸本水墨 42cm × 53cm 2008年

